

?

Mille six cents ventres

Luc LANG



一千六百张
肚皮

[法] 吕克·兰 著

徐伟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



一千六百张肚皮

[法] 吕克·兰 著

徐伟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千六百张肚皮/(法)吕克·兰著;徐伟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06-3175-6

I.一… II.①兰… ②徐…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318 号

Mille six cents ventres

Luc LANG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1998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予以资助,并
得到法国张博刘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特此
致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19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1.00 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北部的曼彻斯特，主人公亨利·布兰是该市关押着1600名犯人的斯特朗杰韦斯要塞监狱的厨师长。此人性格古怪，举止乖戾，感情冷漠，自命不凡；温文尔雅的外表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权力的膜拜和欲望的放纵。受这种病态哲学的支配，他利用职务之便，可以不择手段地折磨1600名犯人的肠胃，从而显示他的“法力无边”；而极端好色的本性，又使靠近他的漂亮女人最终难逃其欲望的魔爪……

作品采用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第一人称立体叙事手法，读者只要打开书，从原书的“内容提要”开始，就得以领略这种写作技巧的非凡魅力。

致达格·玛罗尔夫

内 容 提 要

“我所知道的是，我，作为斯特朗杰韦斯的厨师长，在我这个小小的罪人城池中，我支配了他们的肚肠，因此我拥有支配他们的环境、支配他们的肉体、支配他们的心情和性格的权力；总而言之，拥有支配管道运行的权力，不管是什么管道，人肚子管道还是建筑物管道。这是我的独家秘诀。我能够使卑鄙的灵魂达到死硬的地步，相反，我也能使这些灵魂变得像涂了重油的皮肤一样温柔，就像历史剧中描写的国王。我能够突然改变食物的口味从而引发暴动，我能够堵塞管道系统从而让监狱变成一个深深的污水坑。谁也掂量不出我在这个小城池是何等法力无边。”

第 一 章

感受她双手在我颈背摩挲，感受她双手抚弄我头发，凝望她颤动的雪白喉咙，看她猛烈摇头将鼻梁上的眼镜甩落到绿色沙发上，我在路易丝光溜溜的大腿间找到了最后一丝青春。其实，我平素最恨别人弄乱我每天精心梳理的头发波纹，不过瞧着这张颧骨粉红、双目微合、似笑非笑、在我耳鬓厮磨的脸庞，我就默默忍受了。我 87 岁高龄的老母亲老是谆谆教诲：“动心不分年龄。”而我每次都反唇相讥：“老妈，这种事儿并不发生在胸膛里！女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毫无办法，她们弄得我神魂颠倒。”

这位路易丝·贝克让我心醉神迷是在 8 天之前。那天监狱屋顶的石板瓦纷纷坠落到我家花园，投掷者是暴动犯人中几个最狂暴之徒。他们高踞屋脊，狂呼乱叫要把女王陛下的这座老监狱拆个一干二净。瓦片带着受伤鸟儿扑翅似的声音，穿过树木的枝叶着地，发出陶罐破碎的闷响，把我的玫瑰花、牡丹花和绣球花砸得七零八落，把我的西红柿和青豆砸得一塌糊涂。我的花园和斯特朗杰韦斯监狱南围墙就一街之隔。围墙上有一

道精工细作的沉甸甸大门，门上扣着陈旧的石头门楣。这是监狱的正门，供法官、警察、律师、看守和维修人员出入。另一道门在北边，供囚车和探监家属出入。这是一扇实心的金属滑动门，开向一条阴暗的小街。街道两旁，一边是监狱的高墙，一边是黑黝黝的废弃军火厂，墙壁布满涂鸦和招贴画碎片。我在屋后安置了几把椅子，好利用一下突如其来的囚犯暴动。舒舒服服坐在花园入口，造反的监狱一览无余，真是没的说。坐在那儿可以瞧见攀在窗口的犯人，听到他们的怒骂，看到窗间张挂的一条条横幅上的要求。我还目睹监狱屋顶的构架日复一日地显露，风时时吹压一处处火头的黑烟。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随着时光流逝场面变得惨不忍睹、令人伤心，我这儿又成了最抵近的观察所。监狱暴动已经一个礼拜了。我首先接待一批记者，捞了一笔可观的钞票；然后一些看热闹的也挤了进来，打扮得衣冠楚楚，好似要进城。这些人都是监狱工作人员、书店老板、园艺师，还有我经常光顾的小酒馆的老板娘介绍来的。我的租金可不低，但还是无法应付。

路易丝伸过湿润而颤抖的双唇，狂乱地扭动腰肢，她的乳房在我滚烫的手掌底下弯成优美的弧形，她喃喃地呼唤着亨利……亨利……亨利。她双腿像钳子一样箍着我，然后突然张开，像一朵怒放的花一样迎接我。“两体相拥之时，飘飘升天”我老妈还如此说过。老妈，我们已经飘飘升天了！哦，路易丝，路易丝！我们飘飘欲仙，慌张、迷乱、混和、融合。哦，路易丝，我已经溶化在你的血肉之中！趁这少有的4月温暖之夜，我几乎熄灭了所有灯光，然后将她翻倒在沙发上，哦，路易丝！路易丝……突然，爆发出一阵音乐声，盖过了我们太阳穴血液的搏动、牙齿的碰击和热切的细语；同时，一束

炫目的白光照亮了整个客厅，把嬉戏中的俩人化为雕像。

路易丝猛然一惊，一双美丽的绿眼睛睁得溜圆：

“瓦尔基丽^①，瓦尔基丽！”

我大声喊叫：

“什么？”

“你没听见吗？瓦尔基丽！”

我感到地面和墙壁在颤抖，我听到橱柜里的中国瓷器叮当作响；我觉得我们像是被绑在手术台上，无影灯照着我们，浑身惨白，就像刚从停尸房冰柜里拖出的尸体。路易丝，我们不能升天成仙了！不，这一回不行了！然而，路易丝却满不在乎，她已经站起身来，飞奔进花园，一边拉下短裙遮掩膝盖，架上眼镜，扣上衬衣纽扣，整好领口飘带。她的剪影出现在花园的平台上，双手叉腰，抬头仰望星空。一切如在梦幻中：白光如同稠密的蒸汽将我们淹没，它又转变成灰蓝色，掩盖了天空和黑夜。我们的鼓膜怦怦直跳，好像有钻孔器在耳道深处猛扎。我的花草、绿篱、树木和栅栏、斯特朗杰韦斯监狱的围墙、窗户和屋顶，一切都浸泡在均匀的电光中。却原来，从叛乱者手中夺回的一座座哨塔上早已安装了探照灯和高音喇叭。我发现一架直升机在监狱上空盘旋，一头蜂鸟了无声息地飞掠而过，对四周的喧嚣充耳不闻。我又发现造反囚犯的身影，他们攀在烟囱和屋脊上指手画脚。他们都戴着只露出两只眼睛的风帽，有的对着直升机挥舞石板瓦，有的挥舞着木棍或铁条。

路易丝凑近我耳朵喊道：

“瓦尔基丽，你现在听出来了吧？”

① 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音乐家瓦格纳以此为题材作曲《女武神》。

“不，我听不出来。”

“这是瓦格纳的名曲，亨利。跟眼前混乱的场面太相符了，是不是？”

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只是奇怪当局为什么不选择贝多芬或肖邦，这是我略知一二的仅有的两位音乐家。我在她耳边大声嚷嚷：

“为什么不播放摇滚乐呢，就像战后我小时候老放的那种摇滚乐？”

我见她耸耸肩膀，轻蔑地撇撇嘴，抬眼望着天空。这倒是，我们现在不是战后，而是就在战争之中，处在一种围城状态：监狱四周的路面和人行道上一片狼藉，遍地碎砖乱瓦和玻璃碴，还有拆得七零八落的床、柜和窗子。有人说性罪犯关押区院子里吊着几具遭阉割的尸体。必须清点、登录、核对和转移 1250 名犯人，而且必须在 48 小时内完成。这些人在暴乱的第一天就投降了。一支长长的囚车队出动了，由全副防暴装束的警察和狱警押送；救护车尖叫着在斯特朗杰韦斯监狱和切泰姆医院间来回穿梭；狱吏约翰·史密斯死于心脏病发作。约翰人不坏，胖乎乎的，是个好好先生。此人是个好吃之徒，常常脱离岗位溜进厨房大吃特吃锅中食物。约翰负责监督饭盒分发已经很久了，克扣饭食供自己享用成了家常便饭，所以没过几年就长成相扑运动员模样，再也跟不上炊事员的送饭小车了。他必须时不时停下脚步喘口气，有时送饭要延迟一小时之久，直到某一年圣诞节，一座监所 4 个楼层的囚犯们群起齐声抗议，迫使监狱当局将他调离伙食岗位。约翰体重 160 公斤，虚胖臃肿，难以忍受暴力。他可能是过分激动了，以至于层层脂肪包裹的心脏不堪承受而一命呜呼。

我站在路易丝身后，把双手放在她丰满的腰肢上。我把她拽过来，嘴唇贴在她的脖颈上，嗅闻她身上昂贵的香水味儿。然而，她挣脱我的拥抱，有些恼怒。她跨前3步走上草坪，她被眼前的场景吸引住了，生怕漏看些什么。我问她是否明天一早就要在她那张小报上发表一篇颂扬文章，吹嘘一下音响和灯光的美妙之处，她依旧耸耸肩答道：

“我觉得音乐选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不过，凌晨1点了，还用音乐和灯光淹没这个工人街区，实在可恨。为什么？不就是至多三四十个还在屋顶上硬撑的亡命家伙嘛！”

“为了不让他们睡觉，让他们筋疲力尽，让他们早点投降！咱们别说这些了。在修复监狱的时间内，我不得不技术性失业，离退休还有两年！如果他们高兴的话，他们去摆弄……摆弄瓦格纳好了！”

我说的都是实情。骚乱是上星期天在小教堂做礼拜时爆发的。不过，这一次与我无关，其中的奥妙我将在以后叙述。一名囚犯把刀架在布道牧师的脖子上，一把抢过麦克风，命令在场的300来名囚徒制服监视礼拜的25名看守。囚徒们用塞满肥皂或电池的袜子收拾了看守，10分钟就得手了，剩下的不过是扯下钥匙，一一打开院门和通道门，占领中央监视塔，把骚乱之火传播到星形排列的8座楼房。狱警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集合、穿防暴服、扔催泪弹，更不用说向骚乱分子发动进攻了。狱警们龟缩在透明大盾牌后穷于应付。暴乱分子一伙一伙冒出防不胜防，就像刚修剪过的杂草丛生的草坪上的蒲公英，随时随地绽放。狱警们不得不放弃，斯特朗杰韦斯监狱落入暴动分子之手。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熄灭炉火、把一些食物放进冰柜、飞奔混杂在溃退的狱警和消防队中间，都来不及脱下

围裙。滚滚的黑色浓烟从破碎的窗户中喷出，把小教堂和 E 楼团团裹住。浓烟烈火中的屋顶分崩离析，瓦片像汽水瓶盖一样飞上天。监狱的警报器像空袭警报似的嚎叫起来，尖利而又响亮，各种警车也凑热闹拉响警报。我们的街区蜷缩在城北，星期天原本是安静宁谧的，如今却成为战场，树上的鸟儿逃得一干二净。

囚犯提出的理由不是完全没道理：他们拒绝再四五人住在原应住两人的牢房里，拒绝 24 小时中囚禁 23 小时，拒绝一周只洗一次淋浴，等等等等。不过，也不能无法无天啊，至少要足够精明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从星期天黄昏到星期一清晨，一架直升飞机彻夜在斯特朗杰韦斯监狱上空盘旋。一清早，我就看到警察局、监狱和本市的头面人物聚集在监狱正门。他们躲着飞蝗般的石块商量对策。他们几乎都穿着海蓝衣服，谨慎地把各自的福特利黑色公务车停在我大门外的街上。他们一副大人物模样，板着面孔。不过，我觉得他们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有点手足无措。因为还不能重返监狱厨房干活，我就回屋睡觉了，不过还是牵挂着严重的暴乱。我慢慢睡着了，但是睡得很不安宁。我梦见臭烘烘的暗绿色水淹没了监狱厨房，水深 3 尺，我们脚蹬高统水靴在炉灶边忙碌，我听见烤箱里传来狂呼乱叫。两小时之后，我才明白有人在按门铃肆无忌惮地咚咚敲门，这时闹钟指着 9 点 10 分。我套上白底黑条的睡衣，奔下楼梯，心中隐隐不安。我打开门，花坛上满是记者。他们的闪光灯一阵猛闪，照得我睁不开眼；然后连珠炮似的问题，打得我晕头转向。他们称我是斯特朗杰韦斯监狱的厨师，我有点恼怒，断然纠正道“厨师长”，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手下毕竟有 18 名厨师听我调遣。他们希望提供诸如监狱内部规章、犯人

生活条件和狱中伙食等消息，我表示自己有保守机密的义务。一位记者问我是否用做囚服的衣料做内外衣服，众人大笑，我大怒。此人肤色灰暗，显然是个烟鬼，又瘦骨嶙峋，一副酒鬼模样。他穿一件粉红衬衣，松松垮垮地打着一个褪色的蝴蝶结，长长的鸡脖子上，一个隆起的喉结在蝴蝶结上跳动。他低声骂我一声废物，然后转身就走，三四个同事也随着溜了。还有几个记者没走，在门口磨蹭。离得最近的红脸膛记者汗涔涔的，把一张 10 镑的钞票伸到我面前，要求进屋拍几张监狱照片。死缠硬磨的记者共有 5 个，我一早上就赚了 50 镑，不过还是很后悔没有讨价还价。我还应该加一句：在他们眼里我还有些用处。他们想利用亲切的闲谈，转弯抹角地套话，企图趁我一激动吐出斯特朗杰韦斯监狱的一些实情。此外，从我卧室的窗户以及顶楼的窗户望出去，还在暴乱分子手中的监狱南面一览无余。然而，我没有吐露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正当两个犯人栖身在壮观的砖砌烟囱上，玩脱衣舞把戏时，记者们拍了照片。随后他们走了，为拍到照片而兴高采烈。午后，电视台记者来敲门，他们要求在顶楼拍摄纪录片，不光白天拍，晚上也要拍，为此他们希望留下一个摄制组和一名常驻记者。我开价 24 小时 150 镑，还要求从晚上 11 点到早上 9 点撤出顶楼，因为我睡觉时不能忍受陌生人呆在我头顶上方。他们倒非常痛快，马上先付了 48 小时的租金，然后“全副武装”地进了屋：摄像机、录音机、控制器、吊杆、麦克风、聚光灯、收音机，以及我叫不上名的一堆东西。他们进屋前不忘在擦鞋垫上把鞋蹭得干干净净，因为外头下着雨。我请他们喝茶，不过我拒绝接受采访，能在 20 点的电视新闻中出头露面，我心头倒是痒痒的，然而一想到将要招来上司一顿臭骂就死了心。两

名记者留在我屋里，把屋顶老虎天窗当做观察哨并在窗外架起了一根高高的转播天线。我整个下午都把他们忘在脑后，凄凉的下午，忧愁的下午，技术失业的一下午。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有时听到投掷物落在花园里，把树叶、花朵和草坪砸得伤痕累累。花园不能去，厨房又进不了，我只能读莎士比亚老爹消遣。莎士比亚著作是我书架上惟一的陈设，是我孤独时惟一的伙伴。我有43种版本的全集，独缺1623年的第一版。不过，此时此刻我没有心思读书，我坐立不安，于是我就溜了出去，就像溜出被包围的堡垒的逃兵。我在斯特朗杰韦斯监狱周围踱来踱去，希望衡量事件的态势。警察将监狱围得水泄不通，我出示了监狱工作证才通过了警戒圈。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沿围墙行走，即便是已从暴动者手中夺回的北侧和东侧也不行。这两个部位不再砖瓦横飞，但是靠墙的路上残砖碎瓦成堆，有时整堵整堵的墙横在路面上，就像插在大块黄油上的一把把刀。在前面不远处，又有烟囱碎块和屋架的木柱阻断道路。我通过北边的囚车和探监入口进入监狱。黎明时分，几个工兵正在金属门框的四角放置塑胶炸药。原本厚实的金属门现在成了一张弯弯扭扭的金属薄板，已经被推土机推到一个角落。一队队看守和警察通过这打开的门洞络绎不绝地进入。一辆车窗安装栅栏的黑色装甲汽车充做临时指挥所。我看见里头有典狱长、两位看守长和其他三个人，其中一个身穿制服。他们正围着一张铺开监狱地图的桌子热烈地讨论。约有15名记者团团包围汽车，某些记者高举相机盲目地拍摄车内场面。一群神情紧张的警察竭力阻挡记者。我抬眼张望，两栋楼房的窗户里空无一人。宽阔的三角形院子排列着两列骑警，手持盾牌和大棒，就像等待冲锋信号的执矛轻骑兵。从我这边望去，可

以看见马匹的臀部、不停甩动的马尾巴、骑警黑色的皮衣和雪白的帽盔。骑警们都注视着敌人可能露面的纵向通道的出口。气氛凝重，鸦雀无声，清脆的马蹄声不时打破寂静。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烧焦的木头和塑料、冒热气的马粪等气味，变得异常呛人。我听到记者们轰然大笑，再定睛一看，原来从屋顶垂下一条宽宽的布幅，上书：“好极了！我们将有马腿肉吃了！”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低声说话，缓慢而又威严：

“这是直接挑战您的权威，是不是？”

我大受刺激猛然转身，吞吞吐吐地说：

“向您致敬，典狱长先生，我……”

“布兰先生，看来您的厨房不怎么受欢迎，老是难以下咽的肉糜……”

“我……我可不是后勤的头头，我一直努力发挥作用、努力改变，但是采购和挑选供货商是诺尔通先生一手掌握的……我已经尽力而为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

“布兰，根本无需改善这帮无赖的日常生活，相反要让他们难受，厨师长先生！要十分巧妙地行事，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暴乱，明白吗？”

“不过，典狱长先生，暴动者并没有提出这条理由啊，再说……”

“布兰，他们差不多已经提了！您看到那块布条了吗？再说，您在那儿干什么？难道要参加突击夺回炉灶不成？走吧，您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

“我们技术失业了，典狱……”

“技术失业，技术失业，我毫无所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布兰，有消息会通知您的，晚安！”

记者争先恐后围上来采访他，我挤出人群顺原路回家，心里暗暗咒骂囚犯和马肉。就在这时我遇见了路易丝。监狱北墙和改业的工厂间的夹道满是尘土，我沿街闲逛，百无聊赖，所以就从墙上缺口钻进其中一家工厂。有时，我喜欢在这些铸铁框架的宽敞车间散步。车间里金属天桥纵横交错，地上满是滑轮、钢缆、生锈的一动不动的工作母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据监狱当局和军火工业部门的协议，具有装配工、钳工和钻工技能的犯人在严密监视下穿过马路到工厂干活。这家工厂关门有七八年了，最后一批非法占厂的流浪汉不到3个月前被驱逐，所以当我确信厂里安静无人时就进去逛一圈，边走边朗诵《提图斯·安德罗尼库斯》、《亨利五世》或《亨利六世》的片断，当然朗诵哪一篇要看情况而定了。

“看一看吧，铁石心肠的女王，一位悲痛欲绝的父亲的眼泪。这块手帕，你用我亲爱孩子的鲜血染红，而我要用泪水洗净。把手帕拿回去吧，拿去炫耀吧。”

这一次，我成为约克公爵的化身，我用脆亮、高亢而有力的声音朗诵着，滔滔不绝、不可阻挡，回声像敲击钢铁一样清朗。我有时还忘情于一种儿童游戏：抓起螺杆扔向高高的玻璃天棚，击碎的玻璃如同水滴四下飞散，撒落到天桥和楼梯上，我感到其乐无穷。就这样，我津津有味地置身于这个与我同龄的破旧世界里。此外，近几年我还在此进行过好几次幽会，其中有几次不欢而散。就说雅内吧，她说阴暗的环境反映出我内心阴暗、居心不良。在她眼里，陈旧的工具、铁钉和螺丝成了武器，建筑物上垂下的电缆和链条就是镣铐。她声称预感到某种危险，就在我们嬉游达到狂热的高潮时，她还朝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其实她不懂，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们赤裸的

身体变得……非常壮丽！不能给女人灌输她们还不理解的思想，这是唆使她们堕落，雅内就怀疑我存心不良。这一次，我就是在这儿偶然遇见一位美貌绝顶的尤物。她没有听见我在中央车间行走的脚步声。中央车间是一个如同教堂中殿似的高大建筑，昔日人声嘈杂，机器轰鸣。我产生了并非独自一人的不快感觉，突然照相机快门声音吓我一跳。我抬起头，用目光搜索金属构架的迷宫，最后在极高处，差不多就在屋顶之下的漏空的天桥上，有一团黑影依靠在一个窗台旁。我脚蹬黄色网球鞋，像年轻人一样步履轻快、悄悄地攀登了二层楼，还有一层就能与路易丝会合了，但我已经可以从容不迫地欣赏她了。她脚穿细高跟鞋，脚踝纤细，小腿浑圆结实，左腿上长统袜拉到膝弯。我想象她裹在蓝色雨衣下的臀部模样，而她臂肘撑在窗台上更使得双乳挺出，同时展现出丰满身体上紧绷的滚圆的臀部。她正全神贯注地取景，一定是在欣赏我刚离开五分钟的大院的好景观：装栅栏的汽车、两列骑警、爆破的大门、殴斗的痕迹、建筑物上的布幅。屋顶上和两座监所相交处中央监视塔上的暴动者，她大概也看见了。她能找到这个照相的绝佳位置，也真是太机灵了。明天其他记者打开报纸时都要羡慕死了，更不用去说警察了，他们本来可以得到一个极好的观察哨的。实话实说吧，其实她脚上是一双肥大的绉胶底鞋，穿一条海蓝色打褶长裙，裹一件粗呢上衣，也是海蓝的。她的臀部、她的胸部、她的身材都掩藏在衣服里，让人无从想象。啊，我多么希望她不仅仅是个机灵的女人，就像我母亲所能接纳的那种，而且要性感，不能是这副瓦索岛修道院老教师的模样。我登上最后一级楼梯站到她身边，心想她是否耳聋而没有察觉。我不知该如何开场，于是就像对一个在河岸边垂钓的渔夫打招